

STANDARDS AND ACCOUNTABILITY IN SCHOOLS

学校标准及问责

[美]托马斯·J.拉斯利 主编
孙颖等译

|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

STANDARDS AND ACCOUNTABILITY IN SCHOOLS

学校标准及问责

[美] 托马斯·J·拉斯利 (Thomas J. Lasley, II) 主编
孙颖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标准及问责/(美)托马斯·J. 拉斯利主编;孙颖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

(美国教育热点丛书)

ISBN 978-7-303-21765-6

I. ①学… II. ①托… ②孙… III. ①学校管理—研究—美国 IV. ①G5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76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XUEXIAO BIAOZHUN JI WENZ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7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 | |
|--------------|------------|
| 策划编辑:陈红艳 王剑虹 | 责任编辑:齐琳 韩妍 |
| 美术编辑:袁麟 | 装帧设计:袁麟 |
| 责任校对:陈民 | 责任印制:马洁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STANDARDS AND ACCOUNTABILITY IN SCHOOLS by Thomas J. Lasley, II

Copyright © 2012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SAGE Publications, Inc. 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3—7312 号

目 录

| | |
|-----------|---|
| 引 言 | 1 |
|-----------|---|

话题 1

| | |
|---------------------------------|----|
| 教育问责能够通过提升学校能力,促进学生学业成长吗? | 13 |
| 概 述 | 14 |
| 支持观点 鲍勃·塔夫特 | 16 |
| 反对观点 约瑟夫·瓦尔拉斯 | 24 |

话题 2

| | |
|---------------------------|----|
| 共同核心标准会使美国教育更具竞争力吗? | 33 |
| 概 述 | 34 |
| 支持观点 泰利·赖恩 | 36 |
| 反对观点 约翰·怀特 | 41 |

话题 3

| | |
|---------------------------|----|
| 标准和问责能够促进改革和变革吗? | 49 |
| 概 述 | 50 |
| 支持观点 乔尔·瓦格斯、珍妮特·圣多斯 | 52 |
| 反对观点 菲利普·斯密斯 | 58 |

话题 4

| | |
|----------------------------------|----|
| 增加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干预和资金能够创建更好的学校吗? | 67 |
| 概 述 | 68 |
| 支持观点 苏珊·塔夫·泽尔曼 | 70 |
| 反对观点 丹尼尔·法伦 | 76 |

话题 5

| | |
|------------------------------|-----|
| 建立更严格的教师教育标准就能确保教师质量吗? | 85 |
| 概 述 | 86 |
| 支持观点 凯特·威尔森 | 88 |
| 反对观点 玛丽·E. 迪茨 | 102 |

话题 6

| | |
|-------------------------------|-----|
| 非传统教师证书能够吸引更优秀的教师吗? | 109 |
| 概 述 | 110 |
| 支持观点 耶西·所罗门、爱德华·刘、莎拉·凯利 | 112 |
| 反对观点 桑德拉·A. 斯特鲁特 | 121 |

话题 7

| | |
|----------------------------------|-----|
| 新一代学校领导的产生真的需要非传统的学校领导准备项目吗? ... | 135 |
| 概 述 | 136 |
| 支持观点 埃米·L. 帕廷、杰米·戴维斯·奥莱利 | 138 |
| 反对观点 西奥多·J. 科沃斯基本 | 147 |

话题 8

| | |
|--|-----|
| 增值评价模型应被用于鉴定高效教师吗? | 155 |
| 概 述 | 156 |
| 支持观点 詹姆斯·W. 马奥尼 | 158 |
| 反对观点 凯思琳·金妮恩·威尔士、玛莎·S. 亨德里克斯; 苏珊妮·弗朗哥 | 164 |

话题 9

| | |
|----------------------------|-----|
| 强大的学校联盟促进还是阻碍学校问责发挥? | 171 |
| 概 述 | 172 |
| 支持观点 丹尼斯·M. 里尔登 | 174 |
| 反对观点 伊丽莎白·拉斯利·卡梅伦 | 181 |

话题 10

| | |
|-----------------------|-----|
| 应该淘汰卡耐基学分制度吗? | 189 |
| 概 述 | 190 |
| 支持观点 詹姆斯·L. 奥利弗 | 192 |
| 反对观点 特西雷·R. 斯密斯 | 198 |

话题 11

| | |
|--------------------------------|-----|
| 学校资金能够充分地帮助学校满足出现的责任需求吗? | 205 |
| 概 述 | 206 |
| 支持观点 C. 丹尼尔·赖施 | 208 |
| 反对观点 威廉·L. 菲利普斯 | 218 |

话题 12

| | |
|------------------------|-----|
| 政府和立法机构应该为教育投资吗? | 229 |
| 概 述 | 230 |
| 支持观点 鲍勃·塔夫特 | 232 |
| 反对观点 威廉·A. 普罗弗里德 | 239 |

话题 13

| | |
|-------------------------------------|-----|
| 为促进公立 K-12 教育,需要更强劲的商业、合作投资吗? | 247 |
| 概 述 | 248 |
| 支持观点 肖恩·C. 约德、苏珊·R. 柏德瑞 | 250 |
| 反对观点 理查德·W. 范弗莱克 | 263 |

话题 14

| | |
|-------------------------------|-----|
| 无论是标准还是问责的制定,家长都应参与其中吗? | 275 |
| 概 述 | 276 |
| 支持观点 罗德尼·肯尼迪 | 278 |
| 反对观点 克里·C. 孔韦尔 | 286 |
| 后 记 | 293 |

引 言

在教育和政治领域，学校的标准和问责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始终处于争论中。在社会和教育领域，学校公共信念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公开质疑。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美国开始质疑自己是否能够与苏联竞争。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其他学者的思考引发又一股关注浪潮，他们认为公立学校不应仅仅满足向所有年轻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还应向谁能为每位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进行问责。《国家处于危急中》（*Nation at Risk*）于1983年颁布，政治家们断言美国公立学校不再有效，具体地说，是质疑美国公立学校培养出的孩子是否具有全球竞争力。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签署《2000年目标》（*Goals 2000*），该法案对学业标准和特定学科的学习行为进行界定。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 Bush）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其中首次提出要对4~8年级每名学生的阅读、数学测试进行强制监测，为确保每名学生在学业上有所提升，讨论制定必要的标准和评价方法。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H. Obama）政府启动“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的国家竞赛，奖励那些建立严格标准和提供优质教学的州。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升美国学校质量，使美国青年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事实上，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缓解与其他同龄学生相比，美国学生的落后局面。教育改革者要求进行改革，标准和问责作为关乎学校有效性的两大支柱被广泛关注，本书中未提及的第三大支柱是教育选择。究其根本，教育改革者认为严格的评价标准和问责计划能够对学生的发

展进行评估，这关系到标准的选择和家长的权力，家长有权利选择让孩子在哪儿受教育，谁来教他们的孩子。在确保教育体系富有创造性和国际竞争力上，政策方面的因素起到重要的作用。

改革表面上看比较简单，但标准和问责目标的制定很容易陷入困境，造成很多方面的影响。本书将对受影响的一些状况进行讨论。

情况一：对学生学习成绩的重点关注成为政策制定者对教学活动进行鉴别、评估的重要阻碍，因为教学活动受社会、教学教法的综合影响。

教学是社会、道德的内在活动。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和非语言进行相互作用，教师每天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分享观点，同时也从学生身上进行学习。在这样的问责活动中，教师的行为会在学生学习成绩中有所体现。加里·D·芬斯特马赫和弗吉尼亚·理查森(Gary D. Fenstermacher & Virginia Richardson, 2010)认为，高风险问责制不利于教师创造利于道德发展和民主理解的社会关系。

究其本质，学校具有传递文化的重要责任，传递过程的主要载体是课堂，教师和学生可通过多种方式促进道德品质、艺术素养和民主意识的形成。在将高风险的测试行为作为判断是否优秀的基本条件下，问责虽没有阻碍知识的传递，但却不利于与环境形成社会合力。

情况二：由于缺少普遍、通用的学习标准，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以及其他核心学科中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都变成可变量。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2002)规定，到2014年所有学生都应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表现熟练。虽然法规有明确要求，但现实是各州不知道如何对“熟练”进行定义，不知道什么样的成功才能满足联邦政府的要求。联邦政府针对所有学生“熟练”的要求最终导致各州开展一项运动，即纷纷调整“熟练”标准。各州对什么是“熟练”进行不尽相同的界定。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阅读、计算机课程中设置的行动标准就不尽相同。

不幸的是，对于问责的关注通常通过教师评价方式体现，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对教师都是不利的。有些人将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唯一变量，与教师的成功建立联系。《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10年8月29日)对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评价教师的有效性的现

象进行了公开批评。联盟领导者显然被《洛杉矶时报》的言论激怒，但有趣的是，实践批判者却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赫斯(Rick Hess)认为，批判声音多来自传统的公立学校。他支持“选择”，倡导在学校进行改革，为教育专业发展进行准备。他没有过度使用洛杉矶学生的测试成绩，而是将学生有效资料作为工具。赫斯认为《洛杉矶时报》将它们作为武器来对待，具体如下：

小小戏剧是 K-12 课程的标准。从另一部分来看，人们运用有效的工具操控金钱、资料或个人，然后为己所用。在教育领域，改革者拥有超世俗化的优良品质。因此，我们的过分热情使得增值评价成为公立改革运动的有效工具。当增值评价的缺陷逐渐呈现时，重新分析显示部分教师被不公平对待，部分教师任职的班级规模越小越容易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增值评价模式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美国任一州参加公立身份游戏，我们就将它添加到诉讼的名单中。这虽然是不行的，但却具有合理性，不能令人惊讶。毕竟，类似的电影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

赫斯等人不反对运用学生考试成绩作为对教师行为评价的衡量标准，他们批判的是过度强调学生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将它作为评价教师教学行为的决定因素。

目前，美国各州对于标准的制定，以及学生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都不尽相同。例如，由于标准不一致，很难对分别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名学生进行比较。根据各州的评价标准，两名学生都处于熟练等级。如果两名学生同时参加全国测评，如美国教育进展评价(Nation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 NAEP)，他们的评价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南卡罗来纳州的评价标准较高，俄克拉荷马州的评价标准较低)在南卡罗来纳州阅读水平被评为合格的学生，可能在俄克拉荷马州被评为优秀。

保罗·E. 彼得森和 F. M. 赫斯(Paul E. Peterson & F. M. Hess, 2008)认为有 3 个州具有世界标准，分别是马萨诸塞州、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而包括佐治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在内的其他州的标准都低于美国教育进展评价的标准。

为了缓解因各州评价标准不同而带来的差异，美国国家管理者协会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NGA)和各州教育主管人员宣布建立一套共同的学术标准。在这本书中,很多作者都提及此标准,很多州接受这套标准。

共同核心标准的形成,需要各参与州共同努力,为评价学生行为创建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无论学生生活在哪里,综合性评价体系能针对数学、英语等学科进行内容知识、学习技能的评估。共同核心标准不仅是致命武器,而且代表着一种缓和的方式,标准的设置能够体现出学生在哪些方面具有学习的期望以及学习期望的程度。

情况三:美国传统教师培养项目中对于为每个课堂培养有效教师显得不足。

美国教育中,教学质量问题不是新的焦点问题,而对优秀教师的理解是被关注的新现象。几十年前,有人认为家长所塑造的家庭环境能够预见学生的行为。然而21世纪初有资料显示,尽管家长能够影响学生的智力水平和社交能力,但教师却在课堂中影响学生成绩的增长水平。在1.5年以上的教学过程中,高效教师能够促使学生真正的提升,但低效教师却不能促进学业提升。研究得出关于教师的重要结论,即不同教师带来不同提升。

关于教师真正的论战是关于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如何培养高效教师;二是如何确认低效教师,并让他们退出教师行列。解决方式是如何培养更好的教师,以及如何解雇具有实践问题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低效教师。保守派认为应该创造更多的教师培训途径,扩张人力资本发展选择途径,如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 TFA)运动。传统教育具有教育垄断的特点,即限制有效人力资源融入课堂中。例如,虽然一些教育者违反规定但仍然不允许高质量教师进入教育场域。由于目前的教育体系表现出内在的改变特点,教师资格证书的开放能够有效实现人力资本的融入,能够在为学前至12年级的学生提供高效教师方面做出贡献。

部分改革者认为教育质量与进入教育领域的教师、教师接受培养项目的表现有直接联系,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全美教师质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Teacher Quality, NCTQ)公布一套标准,直接表明吸引、雇用高水平的教师候选者加入到教育教学中,如毕业成绩占全年级前50%

的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成为教师候选者。芬兰、新加坡这些在教育方面胜于美国的国家，它们都将优秀的原因归结于吸引高水平教师加入到教育教学队伍中。例如，芬兰将教师的选择范围缩小到大学毕业生的前5%，然而美国吸引的教师却在大学毕业生的后1/3。

不同学者针对如何确保每个课堂有高效教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达琳·哈曼德(Linda Darling-Hammond, 2010)认为可以通过传统教师教育项目培养高效教师。芭芭拉·威尔顿(Barbara Velton, 2010)称赞目前流行的为美国而教项目产生了积极推动力。

达琳·哈曼德(Linda Darling-Hammond, 2010)认为高质量教师可以通过高质量培训和广泛的准备完成，她称：

像芬兰、瑞典、挪威、荷兰这样的北欧国家，所有教师需要接受2~3年研究生层次的教学培养，通常由政府出资并提供生活津贴。上述培养应包括一整年大学与中小学相联系的训练，如专业发展项目中学校合作的创建，既对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广泛学习，又通过论文研究解决教育问题。

威尔顿以及其他学者认为，为美国而教项目由于招募直接满足特殊教学需要，因此被招募者具有课堂责任。传统培训项目主要基于真实的课堂环境，合格教师能够在任何课堂开展教学。为美国而教项目伴随着学校文化出现，为美国而教项目的教师也能够将短期学习的内容应用到所遇到的教育教学环境中。传统候选者根据证书要求被培训成适合所有课堂的教师。虽然我们对于培养高效教师的看法一致，但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目标却存在较大的争议。

情况四：传统教师培养项目不能确保为最需要的学生提供高质量教师。

情况四与情况三存在直接的关联。对于所有新教师来讲，他们不能确保受到充足的、有效的教师培养，这就意味着部分学生不得面对钟形曲线低端的教师。每位家长都想让最好的教师教自己的孩子。不幸的是，美国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在质量、有效性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同。部分教师能够实现增值成长，而其他的教师不能实现这样的增长。

本书包括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不同方式解决“质量”问题，为美国而

教项目中新教师计划(New Teacher Project, TNTP)正试图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美国课堂中。因此,教育质量的基本保证是雇用有智慧、能满足复杂教育需求的人才。保守的批评家认为有智慧的教师愿意在教育教学现场学习教学技能。

近来一篇重点关注人才选择的文章提到,哈佛大学毕业生参加为美国而教项目比进入法律院校还困难。关于为美国而教项目是否能够培养学生学业成长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混合的、平常的、意识形态的状态。为美国而教项目的批评者认为,为美国而教项目参与者很快发生转变。关于教师质量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经验丰富的教师要比没有经验的教师更加有效,且无论经验丰富的教师是如何获得这些经验的。没有经验的教师通常是指仅具备1~2年教学经历的新教师。批判的核心问题是,为美国而教项目不能简单地只为年轻教师提供专业服务,要保证教师的专业经验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这时这些教师才有可能对所教学生产生专业影响。

传统教育者认为关注质量实际上是促进教师的教育实践。他们认为雇用高水平的教师候选者非常重要。传统教育的辩护者认为越多的实践经验和越有针对性的教学准备越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且候选者将做出在教育领域服务更长时间的承诺。

始终未被质疑的是,教师的效率与所面对的学生有关。如果学生是少数族裔、经济欠发达的群体,那么教师的效率远不及面对具有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学生的教师。事实上,教师的专业技能只是优秀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高质量教师是另一个缓和条件的副产品,如果无法对高质量领导者能够在学校里创造学习文化进行确认,谁能够对有效教师和低效教师进行确认呢?

情况五:为在学校里培养教育人才,学校无法在招募、保留高质量教育领导者方面进行妥协。

为确保美国课堂中有高质量教师,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应该有合适的管理者。表现较差的教师很容易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因为领导者不想简单地通过文件解雇较差教师,也不愿意处理因解雇低效教师而

带来的冲突。

对于任何高质量学校来讲，学校领导都是必要因素。由华莱士基金会(Wallace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委员会和由明尼苏达大学组织的教育改进与应用研究中心都强调高质量学校领导者的重要性。高水平学校的校长应该是教学领导者，他们知道如何在学校里平衡所有的专业资本，使得项目变得不同。他们根据数据进行决定，帮助学校教师、学校领导对最好班级的实践特点和本质进行思考。

政策制定者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处于最高水平的校长能够继续发展，教育他们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与教师培养的情况类似，有一系列的关于如何能够最好地教育未来学校领导者的回答。其中基本的发展方式是建立以大学为基础的培养项目。他们认为目前开展的培养项目有能力为学校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对于目前实践的批判不是关注培养实践中违反规定的现实，就是针对给天才学生某一方面的天赋和能力进行集中培养的现象。

如今有一些问题凸显，值得进一步思考。如何使学校具有高效的领导力？如何使学校能够更好地确认高质量领导者？如何使雇用的教师长时间保留在工作岗位？华莱士基金会(Samuels, 2010)研究表明，对于学校领导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高效校长的发展，如教学领导者能够平衡、促进所有教师的智慧挖掘，而且对于延长领导者的在职时间显得尤为重要。

第八个话题围绕着如何培养高效领导以及如何吸引、雇用高质量人才到学校管理岗位进行探讨。

情况六：教育资金无法确保每名儿童获得合适、充足的教育资源和机会。

学校资金是被讨论最多的主题。目前对于教育的关注集中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减少随之带来的开销。批评者认为，公立学校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是却无法对这些开销成本进行证实。

关于学校资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适合方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学校资金能够确保每名儿童获得适合的资金。复杂的回答是：“适合”通常是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例如，若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是一个独立

学习者，那么他则不需要大量来自学区的经费支持作为补充。若孩子来自城市贫困家庭或农村地区，那么他可能需要不同层次的经济支持。

事实上，对于“适合”问题的界定存在一整套的变量依据。艾伦·R·奥登和劳伦斯·O·派克斯(Allan R. Odden & Lawrence O. Picus, 2008)认为适合的资金支持有一些重要的组成要素。例如，各州期望的课程概念和课程传递；对学生成功获得学习机会的清晰解释；根据州评价标准学生应表现的熟练水平；除严重的残疾学生以外，每名学生在获得成功的需求说明。从本质来看，对“适合”进行定义将面临失败，因为与“适合”相关的问题众多，包括学生的需求和州的期望。

财产税始终为教育提供较多的地方资金，富裕学区要远远优于贫穷学区，富裕学区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部分州通过调整准则处理学生的不同需求，即使通过这样的调整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金钱能够对每名学生受教育的适合性、有效性进行不同层次的评判。目前由于美国州预算的不足，一些问题凸显。减少征税虽然影响全部学区，但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却可以通过个人资源进行补偿。例如，印第安纳州近期由于州预算不足而减少音乐、艺术教育的开设。贫穷家庭无法聘请音乐、艺术教师为孩子开展教育，但富裕家庭却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个人资源开设适合的课程。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教育发展的挑战和机会共存，每名儿童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在经济困难时期，这些挑战变得更加严重，确保每名儿童获得适合的、大量的资源显得尤为困难。很多保守者认为，学校不能提供某些课程服务的原因是学校管理不良，或者是对基础教育的关注度不够。本书第十四个话题将对此问题进行细致探讨，作者认为无论学校是否具有充足资金，无论资源是否适合所有学校，学校都应向教育者和学生家庭提供发展的可能途径。

情况七：为确保公平而对“愿望”进行必要的改变，这通常违背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政治诉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的政治性越加明显。教育年轻人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政治说辞的一部分。在现代，教育的政治特点已经在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事件中彰显。美国突然感到苏联带来的威

胁，每个人都在疯狂地寻找教育优势丧失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寻找原因演变成两派的争论。进步分子运用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认为应该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以海曼·瑞克(Hyman Rick)和艾伯特·贝क्टर(Albert Bector)为代表的保守派坚持以教师为中心和传统教学。约瑟夫·瓦尔拉斯(Joseph Watras)(见第一个话题)认为教育缺乏努力，并对美国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A)的“八年研究”(Eight Year Study)——如何促进美国教学进行了详细说明。

目前关于如何更好地教育美国孩子的争论仍在继续，每一届美国总统和政府都会做出明确的教育日程。过去的教育日程集中讨论标准和需求，关注学生应该学什么，学生应该何时学？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1989年开始推行标准化运动，此后前总统克林顿修改老布什的教育日程推行《2000年目标》(D. M. Sadker, M. P. Sadker, & Zittleman, 2008)。《2000年目标》影响范围大、涉及面广，成为推进公立学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将关注目标由标准转向测试，除颁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以外，美国通过立法批准年度测试、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个别州的测试方式)、对每个学校的进步情况进行公开、公布每所学校的高质量教师名单以确保课程的传递。

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颁布了“力争上游”计划，对小布什政府期间的教育日程稍作调整。奥巴马强调通过学生成绩提升对教师行为进行评估，即增值评价。高效教师能够在1.5学年里促使学生成绩提升，奥巴马政府关注对课堂中教师的认定和刺激，随之发现并辞退课堂中的低效教师。

随着美国总统和政府的更换，美国教育中的政治争论愈演愈烈。部分州的领导者联合起来反对奥巴马的“力争上游”计划，他们对过分强调测试和不合理的评估进行谴责，因为这些评估方式未区分学科特点而表现出通用性。例如，音乐、艺术方面进行成绩增长的评估就表现出较大的问题。

政治家、教育家、政策制定者都很热衷讨论如何更好地培养美国学生。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拔、录取。持续的政

策改变和实践折中使得课堂中的教师不知道什么是期望的结果、如何能使其更有价值。结果是，教育体系不能满足必要的实践标准，不能确保每名儿童都能接受到适合、有效的教育。问题是，即使很多政策问题能够被成功解决，美国政府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改革？

情况八：不能解决所有在校学生的教育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很多优势都要归功于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尽管 K-12 教育质量被不断热议，但是高等教育卓越的教育质量却从未被质疑。

事实上，自从美国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教育，霍勒斯·曼妮芬(Horace Mann)提倡“公共学校”开始，美国面临为所有年轻人提供教育的根本挑战。总的来说，现存的体系能够很好地为富人服务。学校提供的课程能够产生智力资本，发掘优秀学生的潜能。问题是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为弱势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种族怎样。

教育继续成为提升个人经济水平的关键因素。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公众调查：2005—2009)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 25 岁及以上拥有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人中只有 24% 生活在贫困中。拥有副学士学位(或至少专科学校毕业的)的人，只有 8% 处于贫穷状态，而拥有高等学校学位的人，有 3.7% 处于贫穷状态。

有色种族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仍然存在学习成绩差距，尽管我们已经努力试图缩小差距。不论是哪种涉及对学生成绩进行的调查，都会针对贫富学生和不同种族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贫穷学生和有色种族学生的毕业率要低于富裕白人学生的毕业率，如贫穷学生有 65% 获得毕业文凭，富裕学生有 91% 获得毕业文凭；在大学预备学校中，21% 是贫穷学生，54% 是富裕学生；从大学入学率来看，贫穷学生的录取比例为 63%，富裕学生的录取比例为 91% (Hoffman, Vargas, Venezia, & Miller, 2007)。美国教育导致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的缺乏。如果未来很多工作现在都不存在，那么美国就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为不确定的未来而准备。未来的工作可能不易被很好定义，但是未受教育、不掌握技能的劳动力更不容易接受经济带来的新挑战。